

TingDaShiJiangXueXiFangFa

听大师讲 学习方法

阅读大师的学习方法 领悟大师的成功真谛
像院士那样学习，和博导一样思考

日新 /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听大师讲学习方法

日新 编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大师讲学习方法 / 日新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4

ISBN 7-80688-107-7

I. 听… II. 日… III. 学习方法 IV. G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781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朦朦·影视·文化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23366354(办公室)

(022)23075303(发行科)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4

字数:125 千字

版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熊德基先生说：“念大学最要紧的是学会研究方法，不学这一手，等于白念大学。”（《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苏双碧先生讲：“方法好比一座桥，是人们从此岸到达彼岸的必经之路。”这些话当然不错，但问题是，向谁学习方法呢？这座“桥”又由谁来搭建呢？

指望老师吗？恐怕是指望不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纳依曼先生讲：“今天教育的内容 80% 都应该是方法——方法比事实更重要。”我们的大学，是不是 80% 都讲方法呢？我不知道。赵俪生先生讲他上个世纪 30 年代在清华外文系念书时，课上是没学到什么方法的（见《赵俪生学术自传》，巴蜀书局 1993 年版），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又如何呢？如今的大学教师大多与我同龄或比我稍大（约四五十岁）。谢泳先生讲这一代人的教育是有问题的（《教育在清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作为同年龄段的人，我很有同感。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不论是学习还是人品都有不少地方远逊于老一代学者。如今的大学，研究生还稍好一点，因为毕竟是挂在某人名下；本科生，简直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指望社会吗？恐怕还是指望不上。社会上都办些什么面向大学生的班，大家都知道。无非是些什么外语班、考研班，还真没听说有什么方法班。当然，也许有，我孤陋寡闻不知道。

说来说去，还是只有靠自己。用赵俪生先生的话讲，就是“我干我的。”（见前引书）然而，孤军奋战是很苦的，我也是从 Freshman (大学新生) 一步步走过来的，上大学后那种无助、无望的迷惑感，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作为一名研究学习法的大学教师，我一直希望能为大学生们、研究生们做点什么。我不是想给别人指点迷津，我没那个水平，更没那么狂妄。我只是想为在苦斗中的学生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给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

这就是我编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动力。

日 新
2004 年 2 月

说 明

一、本书的内容。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由院士、博导、教授讲解自己的学习方法或讲述自身的学习历程，极具权威性和启发性。

二、本书的编排。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通用篇”，中篇为“专业篇”，下篇为“余论篇”，每篇下收若干篇文章，每篇文章下均有“方法简介”、“专家讲解”、“课后讨论”和“相关链接”四个栏目。深入浅出的解说，饶有兴趣的讨论，会使学习各个专业的同学读后均有收获。

三、本书的对象。本书适合在校大学生、硕士研究生阅读，也可供即将跨入大学之门的高中生、成人高考考生及其他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目 录

上篇 通用篇

法国科学家笛卡儿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那么，就看一看院士、博导们讲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吧。

*王梓坤院士谈读书	(3)
*读书宜直追名家原著	(8)
*把同类的书合拢来读	(11)
*重要文献反复读	(15)
*一本书主义	(20)
*自撰学习笔记	(23)
*读文学作品的三种“账目”	(26)
*从哲学的层面去学习	(30)
*学习要善于“抓两头”	(34)
*这样上课才有效	(37)
*要善于利用“第二课堂”	(41)
*建立自己的“图书馆”	(44)
*“从收集整理材料入手”	(47)
*“偷学”与“自教”	(51)
*要学会写综述	(54)



- * “假如我是他” (58)
- * 学英语尤要自力更生 (61)
- * 译好一本书，打开突破口 (64)
- * 机会比刻苦重要 (70)
- * 有感就要发 (72)
- * 敢字当头 (75)
- * “慢”功“远”利 (78)
- * 弄斧务必到班门 (80)
- * 做“入室弟子” (83)
- * “真正的专业是在工作中形成的” (88)
- * 交叉·综合·复合·系统 (93)
- * “主动交叉法”和“两张卡片法” (97)
- * 对设计方案要“否定之否定” (100)
- * 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来解决本学科的问题 (104)
- * 先进与落后相结合 (109)
- * 做重与学，边做边学 (114)
- * “毛估”与“逼近” (119)
- * “先投入战斗，而后见分晓” (125)
- * “结账式的研究方法” (128)
- * 重视工作中的“负结果” (131)
- * 搞科研要学点逻辑学 (134)
- * 怎样做一个“New Scientist” (137)
- * 由“三性”去选定研究课题 (144)
- * 朱伯芳院士谈科研工作 (150)
- * 性格内向一样可以成才 (156)
- * 当学生干部不亏 (162)



中篇 专业篇

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特点，但方法的意义，往往是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专业的。看一看专家们关于一些专业学习方法的论述，对相关专业的同学会有启发，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同样会有启发。

- | | |
|------------------------|-------|
| ※高清海教授谈学习哲学 | (167) |
| ※涂纪亮教授谈学习西方哲学 | (170) |
| ※孙广德教授谈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 | (175) |
| ※陈永龄教授谈学习民族学 | (181) |
| ※刘同舜教授谈学习国际关系 | (190) |
| ※何振一教授谈学习财政学 | (193) |
| ※陈辽教授谈学习文艺理论 | (196) |
| ※陆宗达教授谈学习训诂学 | (204) |
| ※严家炎教授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 | (207) |
| ※赵燕翼先生谈学习文学 | (212) |
| ※刘泽华教授谈学习历史学 | (216) |
| ※林群院士谈学习数学 | (221) |
| ※钱伟长院士谈学习物理科学 | (224) |
| ※王夔院士谈学习化学科学 | (228) |
| ※吴阶平院士谈学习医学 | (238) |
| ※刘玉清院士谈学习放射医学影像学 | (243) |
| ※王选院士谈学习计算机硬件科学 | (248) |
| ※董韫美院士谈学习计算机软件科学 | (252) |



- ◆ 钟训正院士谈学习建筑学 (256)
◆ 叶可明院士谈学习土木工程学 (262)

下篇 余论篇

读一本真正有帮助的书，比读 10 本一般的书，比听 10 门一般的课收益都会大。下面，就介绍几本这样的书。

- ◆ 《科学研究的艺术》 (269)
 - ◆ 《昔日神童——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270)
 - ◆ 《治史三书》 (272)
 - ◆ 《篱槿堂自叙》 (273)
 - ◆ 《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 (275)
 - ◆ 《怎样学习当好译员》 (276)
 - ◆ 《中国金融博导》 (277)
 - ◆ 《导师与研究生的对话》 (279)
 - ◆ 《学位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280)
 - ◆ 《理工科学论文写作》 (282)
 - ◆ 《数学论文写作概论》 (284)
 - ◆ 《硕士论文写作》 (286)
 - ◆ 《工具书指南》 (288)
 - ◆ 《参考资料指南》 (290)
 - ◆ 《社会科学情报源》 (291)
- 后记 (292)

上篇

通用篇



法国科学家笛卡儿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那么，就看一看院士、博导们讲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吧。



王梓坤院士谈读书

方法简介

学习离不开读书，读书一定有方法。王梓坤院士谈了从小培养读书习惯的重要，谈了抄书的益处，谈了先专后博的途径，还谈了要读点文科类书及方法论书。

专家讲解

有人问过王梓坤院士三个问题：

你最喜爱什么？

——书籍；

你经常去哪里？

——书店；

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读书。

王梓坤院士说，他读书的习惯，是从小培养的，他回忆说：



我和书籍结缘，开始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大概是八九岁吧，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去田园里帮工。一天，偶然从旧书柜阴湿的角落里，找到一本蜡光纸的小书，自然很破了。屋内光线暗淡，又是黄昏时分，只好拿到大门外去看。封面已经脱落，扉页上写的是《薛仁贵征东》。管它呢，且往下看。第三回的标题已忘记，只是那首开卷诗不知为什么至今仍记忆犹新：

日出遥遥一点红，飘飘四海影无踪。

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住跨海去征东。

第一句指山东，二三两句分别点出薛仁贵（雪、人贵）。那时识字很少，半看半猜，居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教我认识了许多生字。这是我有生以来独立看的第一本书。尝到甜头以后，我便千方百计去找书，向小朋友借，到亲友家找，居然断断续续看了《薛丁山西征》、《彭公案》、《二度梅》等等，樊梨花便成了我心中的女英雄。我真入迷了。从此，放牛也罢，车水也罢，我总要带一本书，还练出了边走田间小路边读书的本领，读得津津有味，不知人间别有他事。

当我们安静下来回想往事时，往往你会发现一些偶然的小事却影响了自己的一生。如果不是找到那本《薛仁贵征东》，我的好学心也许激发不起来。我这一生，也许会走另一条路。人的潜能，好比一座汽油库，星星之火，可以使它雷声隆隆、光照天地；但若少了这粒火星，它便会成为一潭死水，永归沉寂。

好不容易上了中学。做完功课还有点时间，便常光顾图书馆。好书借了实在舍不得还，但买不到也买不起，便下决心动手抄书。抄，总抄得起。我抄过林语堂写的《高级英文



法》，抄过英文的《英文典大全》，还抄过《孙子兵法》。这本书实在爱得狠了，竟一口气抄了两份。人们但知抄书之苦，未知抄书之益，抄完毫末俱见，一览无余，胜读十遍。

到了大学，读书面日宽，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了。对此王梓坤院士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先专后精，一日学理的要读一点文科书，还要读一点方法类书，王梓坤院士写道：

关于康有为的教学法，他的弟子梁启超说：“康先生之教，专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可见康有为强烈要求学生把专精和广博（即“涉猎”）相结合。

在先后次序上，我认为要从精于一开始。首先应集中精力学好专业，并在专业的科研中做出成绩，然后逐步扩大领域，力求多方面的精。年轻时，我曾精读杜布（J.L.Doob）的《随机过程论》，洛易夫（M.Loeve）的《测度论》等世界教学名著，使我终生受益。简言之，即“始于精于一，返于精于博”。正如中国革命一样，必须先有一块根据地，站稳后再开创几块，最后连成一片。

辛苦了一周，人相当疲劳了，每到星期六，我便到旧书店走走，这已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多年如此。一次，偶然看到一套《纲鉴易知录》，编者之一便是选编《古文观止》的吴楚材。这部书提纲挈领地讲中国历史，上自盘古氏，直到明末，记事简明，文字古雅，又富于故事性，便把这部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我爱读中国的古典小说，例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我常对人说，这两部书简直是世界上政治阴谋诡计大会。即以近年来极时髦的人质问题（伊朗人质、劫机人质等），这些书中早就有了，秦始皇的父亲便是受害者，堪称



“人质之父”。

《庄子》超尘绝谷，不屑于名利。其中“秋水”、“解牛”诸篇，诚绝唱也。《论语》束身严谨，勇于面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长者之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读之我心两伤，即伤少卿，又伤司马；我不知道少卿是否收到这封信，希望有人做点研究。我也爱读鲁迅的杂文，果戈理、梅里美的小说。我非常敬重文天祥、秋瑾的人品，常记他们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谁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唐诗、宋词、《西厢记》、《牡丹亭》，丰富我文采，澡雪我精神，其中精粹，实是人间神品。读了邓拓的《燕山夜话》，既佩服其广博，也使我动了写《科学发现纵横谈》的心。不料这本小册子竟给我招来了上千封鼓励信。以后人们便写出了许许多多的“纵横谈”。

王梓坤院士最后强调说，还要读一点方法类书。他说，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喜读方法论方面的论著。他想，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方法，追求效率、效果和效益，方法好能事半而功倍。故而他很留心一些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写的心得体会和经验。

课后讨论

有学问的人大多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过去有人讽刺死读书的人是“两脚书架”，其实，有多少人能配称“两脚书架”呢？

有一个“放”的过程，还有一个“收”的过程。看过的书，要能集中到某一方面，某一点上，相互联系利用起来，才是真正会读书。



相关链接

王梓坤院士，1929年4月30日生于湖南零陵（祖籍江西吉安）。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8年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88年获澳大利亚麦克里（Macquarie）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52至1984年，任南开大学助教、讲师、教授；1984年至今，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授、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